



百年记忆

毛德富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军事卷·卷三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军事卷·卷三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编委会

顾 问：王全书 林英海 范钦臣 孔玉芳 王 平
赵正夫 武守全 胡悌云 刘玉洁 李润田
胡树俭 姚如学 张国荣 胡廷积 杨显明
杨光喜 冯宏顺 张洪华 郭国三 张 涛
张汉英 张广兴 张玉麟 陈义初 毛增华
曹策问 刘其文 王训智 袁祖亮

主 任：叶冬松

常务副主任：龚立群 钱国玉

副主任：靳绥东 邓永俭 李英杰 梁 静 张亚忠
高体健 靳克文 郭俊民

编 委：马葆青 李海潮 王克俊 毛德富 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王顺生 赵 洁 谢留峰
李建华 丁少青 郭旭东 武 锋 王合水
杜国庆 魏刘宝 周备锋 贾太杰 王香玲
张巍巍 田冠亭 张礼堂 宋 蕙 孟 玮
周冀荣 陈伟琳 杨 珺 程维明 谢凤鸣
段金沙

主 编：毛德富

副主编：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高 红 李凤林

编 撰：陈 琳 宋会乔 伍 伟

前

言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和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善于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方法，也是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百折不挠奋斗精神的迫切需要。

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敬老茶话会时提出：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开创了具有鲜明统战性、民主性和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一种履行职能的特殊形式，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已经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并日益发挥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作用。

河南省政协于1961年设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并开始征集文史资料。50多年来，共征集各类历史资料近3000万字，并借助《河南文史资料》这一平台刊发了2000万字左右。这些由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

知情人的角度对自戊戌变法以来100多年间河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见证了我省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真实历程，凝聚着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鲜活的人生体验，蕴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珍贵历史资料，不仅是研究中原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河南、认识河南、宣传河南的独特窗口，彰显中原精神、中原风采、中原品格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生动教材。

今秋明春，恰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和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成立60周年华诞。值此特殊的日子，我们按照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秉持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和允许多说并存原则的编纂方针，汇集50多年征集的文史资料之精华，编辑出版大型史料图书《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展示我省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回顾河南省政协走过的60年光辉历程，力图以史团结人、以史影响人、以史教育人，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为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我们希望《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的出版，能够为

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把握地方发展规律、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中，汲取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史为鉴、务实发展，在持续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中，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我们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鼓励广大政协委员和文史工作者为伟大时代立鉴、为中原崛起立史、为人民福祉立言，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特殊功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原精神，记录时代烙印，为让中原更出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能够帮助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程中，运用好文史资料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总结经验、鉴往知来这一独特履职形式，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进程凝神聚心、献计出力。

由于本书收入的历史资料时间跨度较长，加之编纂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且有些作者提供史料时年事已高、记忆不甚准确，尽管我们已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但舛误疏漏在所难免，因此敬请有关历史事件参与者、历史人物知情人和广大读者赐教。

毛德富

2014年7月30日

凡 例

1. 《河南文史资料》期刊正式编辑出版于1979年10月，至2014年6月底已连续出版至第130辑。本书收录文稿是在《河南文史资料》已刊发史料的基础上，剔出在省级层面史料价值较低或发生在河南省以外的人和事或不完全体现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等的文稿后，重新进行精选编辑的。

2. 本书所选的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涉及自戊戌变法以来河南省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档案的不足，可供各级决策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借鉴参考。

3. 本书依照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和河南省政协等类别分卷出版。

4. 本书文稿在按类别分卷前提下依事件发生时间前后为序排列，同时考虑到阅读和研究的方便，将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集中编排，并尽可能配发有关历史图片。

5. 本书《河南省政协卷》的部分内容是《河南文史资料》未曾刊发的。该卷的起止时间为1950年4月至2015年1月，内容包括河南省政协的组织机构沿革及有关名单、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几大板块。

6. 本书所收录文稿的有关订正与补充均随其正文一并刊载，编辑时仅对明显的错别字以及个别失当的用语进行若干技术性处理。

7. 所有文稿的注释除特别标明的外，均为编者注。

8. 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本书文中引用文献及个别文章全文的数字用法保持原文不变，除此之外，正文中的数字采用国家规定的出版物中数字用法进行记述。

9. 全书包括前言、凡例、目录、正文和后记等内容。为方便读者检索，后附本书索引。

10. 本书同时出版有相同内容的电子图书。

目

录

军事卷

卷三

抗日志士高心耕 / 廖运周	945
我在抗战初期的经历 / 李非平 口述 常文亮 执笔	946
别了首都 / 赵 冰	955
夜袭阳明堡机场亲历记 / 宗本贵	959
我随张自忠参加抗战的回忆 / 张宗衡	962
对张自忠将军的片断回忆 / 邝广生 口述 尉金魁 整理	975
台儿庄血战记 / 王仲廉 口述 黄润生 执笔	977
台儿庄战役回忆片断 / 张金照	985
从办民团到入缅作战 / 王凌云	988
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上 / 王凌云	1013
我的父亲王凌云 / 王国伟	1031
我参加中国驻印军的经历 / 刘金海 口述 李青林 执笔	1039
我所知道的戴安澜将军 / 张连仲 口述 徐公卿 整理	1047
伯父姚一廷与卫立煌将军在抗战期间的几件往事 / 姚景强	1052
率部参加抗战及起义的经过 / 蒋嘉宾	1060
商震办的第二十集团军干训班 / 仲向白	1066
对《商震办的第二十集团军干训班》一文的订正 / 孔繁璞	1068
忆第一战区游击司令部干部学校 / 郭景道	1069
抗战期间的第一战区政治部 / 陆印泉	1073
忆第一战区抗日游击训练班 / 方 晓 彦 云	1078
第一战区独立游击第四支队始末 / 王永川	1083
对第一战区干训团通信训练班的回忆 / 吴 凯	1085
记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 / 廖富荪	1093
一〇六师在抗战中 / 许永明 刘有堂 成恩溥	1096

我所知道的孙桐萱将军 / 田瑞珍	1100
何柱国将军在沈丘 / 白麟阁	1105
我在第十军团的经历 / 赵陶斋	1110
我当豫北军事特派员 / 牛平章	1116
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 / 仲向白	1121
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 / 文 强	1126
军统别动军六纵队在河南 / 曲云章	1133
我所知道的刘汝明 / 宋聿修	1140
对刘汝明父子及一一九旅的片断回忆 / 杨鸿儒	1148
对有关刘汝明部队史实的订正 / 杨鸿儒 宋聿修	1154
我所了解的刘汝珍 / 杨鸿儒	1155
抗战初期孙殿英部的教导大队 / 张逢溪	1160
王保血战 / 窦声九 口述	1162
豫北敌后抗战记 / 李文定	1164
安阳“八七”起义前后 / 黄宇宙	1174
我所知道的新五军军械所 / 任瑞州 口述 王振中 执笔	1184
汜水炮战记 / 蓝守清	1188
八支队豫北抗日记 / 王永川	1192
在河南抗战日记 / 李汉魂	1204
参加河南抗战的回忆 / 贾亦斌	1214
浴血兰封 / 李 勋	1219
豫东兰封之战 / 王蔚丞	1224
对《豫东兰封之战》一文的补正 / 高蓉生	1226
蒋介石 1938 年在黄河花园口扒口和 1946 年在花园口堵口的真相 / 徐福龄	1228
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 / 陈慰儒	1232
我所经历的豫东作战和黄河掘堤 / 公秉藩	1235
我所知道的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 / 唐永良	1239
忆黄河花园口掘堤 / 龚梦涛	1241
我们参与黄河花园口掘堤的经历 / 陈汝珍 罗 震	1243
豫东作战后第一军西撤的经过 / 温世程	1245

中原抗战的片段回忆 / 李日基 遗稿	1247
奇袭驻汴日军亲历记 / 李勋甫	1249
黄樵松烈士在抗战时期 / 宋聿修	1255
黄樵松的学历与名字 / 张宗衡	1261
回忆友人黄樵松将军 / 董永昌	1262
忆黄樵松将军 / 高鸿德	1269
琐忆豫南挺进军总指挥田镇南 / 张大定	1275
黄埔一期毕业生李正韬之浮沉 / 张大定	1277
在豫南挺进军的一段经历 / 田向前	1280
对《在豫南挺进军的一段经历》一文的订正 / 宋聿修	1283
一四三师南阳抗日纪实 / 贾相臣 刘金尚 杨振兴	1284
豫南会战中汝南县城沦陷和收复的经过 / 许齐平	1287
1941 年泌阳山区对日阻击战 / 王炎升	1289
我在中原抗日战线上 / 宋聿修	1291
对《我在中原抗日战线上》一文的补正 / 宋聿修 张光全	1297
中原抗战中的第八十五军炮兵营 / 冯尧和	1298
参加郑州作战之回忆 / 董才俊	1306
克复郑州之战的回忆 / 贺粹之 遗稿	1317
抗战中的郑州战役 / 李勋甫 执笔 邢海江 整理	1319
中原会战中的第七十八军 / 郑 平	1322
我任第十二军军长的回忆 / 贺粹之	1330
对《我任第十二军军长的回忆》一文的补充 / 郑洪来	1335
忆抗日将领吕公良 / 孙 浩	1337
参加许昌抗日作战的回忆 / 张访朋 口述 张 帅 执笔	1342
我在抗日烽火中的经历 / 李志勤	1345
豫西撤退及李家钰的牺牲 / 张仲雷 遗稿	1351
洛阳守卫战 / 赵凤廷	1359
洛阳血战记 / 张平座	1362
洛阳抗日战斗纪实 / 邢菊田	1365
洛阳抗日保卫战之回忆 / 张任卿	1368

随刘昌义军长转战豫中 / 陈正风.....	1375
先父杨尚武殉国记 / 杨若星	1388
随九十七师参加灵宝战役的回忆 / 郭吉谦.....	1391
重阳店痛歼日军战车记 / 张访朋.....	1397
灵宝歼灭日军坦克之战 / 张永春.....	1400
许昌抗敌记 / 李树森.....	1402

抗日志士高心耕

廖运周

高心耕原名义田，1902年生，河南开封市人，出身学生，幼习武艺，考入冯玉祥国民第五军（军长方振武）军官队，毕业后任孙文萃所率骑兵团排长。1928年冬在鲍刚军部任侍从副官，后任方振武为师长之第四十五师一三五旅二六七团连长。1929年9月蒋介石在南京扣押方振武，10月鲍刚在王梓木、高夕明和我（三人均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动下，在安徽芜湖举行暴动反蒋，高心耕连是这次暴动的主力之一。暴动部队退到皖南屯溪休宁一带后失败。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冯派鲍刚成立第二师，高心耕任一团二营八连连长。10月，冯玉祥失败，退入山西，他的部队受蒋介石收编，而鲍刚师和张人杰师拒不受编，受到冯玉祥的称赞和支持。1931年退到介休寄食（阎锡山只管吃，不给经费），当时军官因生活极端困难而动摇，鲍刚成立军官集训队，以高心耕任副队长，高夕明任队长，继续进行反蒋宣传，稳住了军心。1932年高仍任一团连长。是年冬，方振武入山西，以鲍师为基干，组织抗日救国军，举行绵山誓师，开出山西。1933年春到达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这时高心耕任同盟军方振武部王中孚师的营长。由

于蒋介石勾结日本侵略军在密云一带夹击，方振武、吉鸿昌遭到失败。1935年高心耕任鲍刚独立旅的独立营机炮少校连长。1937年10月抗日战争中，扼守河北省正定县城，抗击日军，激战三天，高心耕负重伤，送汉口陆军医院治疗无效，与世长辞。

我和高心耕相处10年之久，同一部队，职务相当，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可以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特别是在芜湖暴动，介休寄食，北上抗日，扼守正定，无论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和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蒋抗日的顽强斗志，是感人至深的。高心耕治军，纪律严明；为人豪爽正直，重然诺，讲义气；好提意见，反对阿谀逢迎。他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他对王梓木、高夕明和我都很好。他好酒，醉后常唱“反蒋抗日要到底，精忠报国是初衷”。

1984年3月

（本文作者廖运周，安徽省淮南市人，1903年11月生。河南中州大学肄业，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我在抗战初期的经历

李非平 口述 常文亮 执笔

不知不觉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一些片段则经常在眼前浮现。其中，1937年从南京虎口逃生，1938年在豫东组织“突击队”，后赴洛阳向程潜请委，又去西安见到林伯渠的经过，至今仍历历在目。

山河破碎多漂蓬

我原名赵桂岭，字湘源，1913年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河北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东吉七村。父亲赵冠经是县内著名的开明绅士，曾任县建设局局长等职。我自幼启蒙，在县立第一高小读书期间，因参与闹学潮，父亲让我到外地求学。1929年冬，我与堂兄赵一峰一起到天津。他到大学读书，我进工厂当学徒工。此时因战乱频仍，我家每况愈下，父亲已无力供我读书了。两年后，堂兄赵一峰大学毕业有了收入，开始供我继续读书。我先后到河北保定第二职业学校、河北工学院高级职业学校就读。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成为天津学联负责人之一。1936年，我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秘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学生们常说：“平津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因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学籍。不久，我在工学院的一个要好的同学被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逮捕。为避祸，我只得转移到了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北平。平、津之间通车后，我回到了天津，在法国人办的商学院给中共地下党员赵非克教授当助教。不久，日本侵略军通缉杨秀峰、赵非克二人。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赵冠民让我护送他



李非平像

俩脱险。我连夜将他们送到塘沽，他们乘船去上海。回来后，赵说：“本来组织上准备送你去延安，但现在日军对西去的青年学生检查很严，去延安有困难。下一步敌人肯定会注意到你。”我说：“堂兄赵一峰从南京来信，要我去那儿找个工作。我正好去那里。”

1937年秋我到了南京，但堂兄赵一峰去了上海。我堂嫂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熟悉，就将我介绍给了使馆的人。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让我注意搜集日军情报，定期向他汇报。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分路进击。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机关纷纷西迁，南京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我堂嫂惦念丈夫的安全，要去上海找他，让我帮她看家。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堂兄由上海归来找到了我，听说我堂嫂去了上海，很着急。等了两天也没等到，我

们便决定离开南京。

此时，南京城已危在旦夕。我和堂兄以及我的同学孙志毅到了挹江门时，只见江边码头上人头攒动，逃难的人群熙熙攘攘，但江面上却连一条船也没有。我堂兄将两手一摊，叹道：“奈何？”我说：“咱也别等了，溯江往上走吧，离开一步安全一步。”他二人均同意我的意见。

向上游走了约有七八里地，看见岸边停泊着一只小船，我们三人喜出望外，急忙跑了过去，央求船老大送我们过江。刚谈妥价钱开船，突然“砰砰”两枪，子弹呼啸着掠过头顶。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国民党军官领着太太，还带了一个护兵，也慌里慌张地奔下了江岸。他吆喝着：

“把船给我摇回来，不然就打死你们！”船老大无奈，只得把船又靠了岸，等那三个人上了船方才重新开船。船行至江心，忽然日军飞机呼啸着飞了过来，向江中扫射投弹。炸弹激起的水柱有一两丈高，江水溅得我们浑身全湿了。突然，船老大惊叫一声，原来是摇船的橹被炸断了。幸亏我离开南京时为挑行李拿了一根竹扁担，便来帮他划船。敌机飞走后，我们将船划向北岸。在江上，我突然想起南宋北伐名将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便说：“祖逖说不击败敌虏决不渡此江，叹我今人哪有先人之志！”那位国民党军官闻听此言，羞愧地低下了头。

到达江北岸后，我们便朝扬州走。傍晚，碰见了一个家是南京的老汉。他见我们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管了我们一顿饭，还留我们住了一宿，让我们讲一讲南京的情况。当夜，隔江隐约可见江南一处处火光。第二天，我们登上了公路，朝滁州火车站走。没走几里路，我堂兄的脚就打了泡，一瘸一拐的，走不动了。他自嘲说：

“百无一用是书生。”在路边休息时，我见有国

民党军的车辆由南向北驶来，便连忙掏出10元钱，拦下了一辆军车，央司机把我们捎到了滁州火车站。所幸江北那时还通火车，我们买了车票，由滁州经徐州、郑州到了汉口。

堂兄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找到了也撤到汉口的妻子。我也找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与他们接上了关系。此刻我们才得知，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在汉口期间，我们遇见了范长江、章汉夫等。章要我们写一篇关于南京沦陷前后见闻的文章。后来由我堂兄以赵冰的笔名写了题为《别了首都》一文，^①刊登在1938年1月1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卷第4期上。堂兄把自己对国破家亡、千里漂蓬的感叹写进了文章里边，使这篇文章更为真切感人。

慷慨杀敌请长缨

1938年初，苏联驻华大使馆让我和我的天津同学朱丹等，去郑州、西安继续搜集日军的情报。我们去了一段时间，一是收效不大，二是发回的信件屡被检查，便又返回了汉口。

此时，我听到了老家南乐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的消息。抗战初期，我原来的老师、中共直南特委临时书记刘大风等在冀鲁豫边区建立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以“河北省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的名义活动，屡建战功。这时，第四支队把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等送来武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听到这个消息，我热血沸腾。慷慨请缨，要求回南乐老家参加武装抗日。

当我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请求时，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个名叫苑崇谷的少将在场。他见我要求投身军旅，便说：“好男儿志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如今，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机会，比回老

家作用更大。不知你敢不敢去？”我说：“为了抗日救国，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他将我领到一幅军用地图前，指点着徐州一带，说：“徐州自古以来便是军事要地，如今是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交会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想和你先去那里侦察一下情况。如有可能，我再给你派几个军事干部，你们去那一带活动。”见我有些犹豫，他又说，“那里距你老家也不过几百里地，想回家看看也十分方便。”我便答应下来。

两天后，苑崇谷和我从汉口乘火车，经郑州到达徐州以西的永城、夏邑一带了解情况。我们发现，这一带虽未被敌人占领，但一些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用国民党军撤退时遗留武器武装起来的土匪武装十分猖獗。他们招兵买马，打家劫舍，鱼肉百姓，搞得乌烟瘴气。当时，苑崇谷想把原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抗战不力被蒋介石处决）的残部集合起一部分，建个班底，但未能如愿。一路上，我们见到成群结队、面黄肌瘦的难民，扶老携幼逃向内地，也有走不动的孩子被遗弃在路边。这次我一共带回八个无人照管的儿童，交给了武汉的慈善机构抚养。

回武汉不几天，苑崇谷就给我组织了一个小班底。一位行伍出身的东北军军官叫刘选三，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军事上以他为主，对外称军长。我负责政治兼军参谋长。另外，还配备了搞爆破和电台的干部各一人，以及几个警卫人员。出发前，苑让我们注意培养地方干部，借重地方望族，并要求我们收编一些流亡学生加以训练。为了不给老家惹麻烦，我化名冯克强，寓遇见强敌就把它克掉之意。其慨慷之情，从化名上可见一斑。

到亳县（今亳州市）后，我们在县城招集了

30多个学生，进行了个把月训练。主要是由刘选三和我对他们进行军、政训练，还物色了一个在当地有些威望的人当副军长。作了一些准备后，我们对外公开了“突击军”的旗号。这时，我遇到了同乡徐西崑。

徐西崑是南乐县西街村人。上高小时我们是同学，在天津做工时我们住同屋，关系相当好。抗战爆发后，我与他失去了联系。这次相遇时，他已经是活动于这一带的一支以原西北军为班底的部队的大队长了。由他引见，我们结识了该支队的支队长，彼此谈得相当融洽。该支队长见我们初举义旗、力量单薄，便命徐西崑率一个营随我们活动，听我们指挥。这一下不啻于雪中送炭，使我们这支刚成立的游击队力量大增，干部战士也觉得有了底气。

但是，在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想拉队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次，一个叫刘冠军的土匪头子带人到我军司令部寻衅，说：“听说你们的机关枪打不响，用不用我给你们修修？”刘选三军长冷冷一笑，随手操起一挺机枪，朝一棵大树打了两个点射，只见两个树杈子应声落了下来。刘冠军见状神色大变，支吾搭讪了几句便匆匆离去。还有一股活动于那一带的土匪，其头子粗通文墨。一次，该匪首让人给我送信，说我们占了他的地盘，要我们挪开。我回信说欢迎他来较量，但他没敢过来。

在此期间，我们还收编了在当地颇有势力的地方武装任德修部。任在抗战前是保长，抗战爆发后以保甲武装为依托拉队伍，竟发展到将近2000人，自称旅长。他的部队横行乡里，用土匪那一套办法筹措军饷，经常将一些殷实人家的人或年轻妇女绑走，强迫事主拿钱来赎，老百姓苦不堪言。群众见我们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便不

断派人来请愿、哭诉，甚至长跪不起，要求我们为民除害，消灭该匪。我和刘军长反复计议，认为：打吧，其兵力数倍于我，恐难取胜；若不打，则会冷了民心，对我部发展不利。最后决定乘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给他个教训，然后予以收编。

不久，任德修的副旅长带人出来抢劫，遭我部伏击，该副旅长及部分匪兵被生擒。任德修大惊，急忙派人来谈判。我以军参谋长的身份同他谈判，提出约法三章：一是积极参加抗日，二是今后不许欺负百姓，三是将现在所绑之票立即放掉。任德修一一答应。我们将他的副旅长及人枪全部放还，他也接受了我们的收编。我们向任部派了十多名干部，以期对之进行改造。

通过收编和改造任德修部，使我们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威望一下子提高了。一些小股土匪望风而逃，再也不敢来向我们挑衅。稳定了后方，我们便向宿县（今宿州市）秘密挺进，准备炸掉宿县铁路大桥，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线。^②不料刚到宿县城南，即被日军发觉。我们抢占了城南的一座小山，与敌对峙。在战斗间隙，我派人乘夜色突围，向友军求援。夏邑当时驻有一个独立旅，兵强马壮。该旅长见到求援信后，派了一个团绕袭日军的后背。日军见后路被抄，军心大乱。我们乘势反攻，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撤离宿县。

1938年6月，沿陇海线向西进犯的日军攻占了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并进逼郑州。^③在敌大举进攻面前，蒋介石惊慌失措，下令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附近炸开了黄河南大堤，企图以水代兵。顿时，滔滔黄水流向东南方，河南、安徽、江苏的44个县、市受灾，三四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亡，其状甚惨。日军被迫东撤。我突击

军乘机袭击了集结在柘城、太康、鹿邑一带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打死打伤了一部分日军，还抓了两个俘虏。此后，这两名俘虏就一直被我们带在身边。

经过几次战斗的锻炼，部队进一步得到发展，但筹措军饷日益困难。此时，我们与这一带的国民党有关部门接上了头。他们虽然不时给我军一些救济，但只是杯水车薪。为了筹措军饷、扩大影响，突击军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攻打一座县城以解燃眉之急。

8月中旬，我军包围了永城，并展开攻击。徐州之敌闻讯赶来增援，妄图配合城内日军前后来夹击我军。见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在永城，我向刘军长建议：出其不意地奔袭夏邑。刘军长同意了意见，命令部队秘密撤离永城，偷袭夏邑，并要求进城后不要久留，缴获一批粮、弹后迅速撤出。

8月15日，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夏邑县城。部队打开了敌人的军需仓库，满载而归。但是，我们的那位副军长却舍不得离开，企图乘此机会享受一番，以至被敌增援部队围困在城中。结果，该副军长虽然侥幸突出重围，但其警卫部队却受到严重损失。在事后的军事会议上，刘军长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

跋山涉水见程潜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征战，我们在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打开了局面。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不注意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健全地方政权，因而困难局面并未真正改观。那时，我们曾先后委任过七位县长，皆因手下无足够的兵力保护，部队一走就无法立足，好几个县长只好长期

跟随部队活动。另外，在与友军交往中，我军因无正式番号，也颇感不便。我和刘军长计议之后，决定到洛阳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请求加委。

大约在1938年10月底，我和刘军长带了一个警卫连离开豫东，其余部队由副军长率领仍在当地活动。因去豫西的道路不通，我们便由豫东直趋西南，取道漯河一带前往洛阳。

一进入黄泛区，干部战士的心情便沉重起来。茅草在萧瑟秋风中簌簌抖动，不时显露出一具具白骨，令人不寒而栗；原本是绿油油、平展展的大平原，此时已被厚厚的黄沙所覆盖，遍地是水坑、泥潭。我们越往前走，景况越惨。道路泥泞难行，有时根本就没有路，只是靠指北针摸索前进。有的地方看上去是平坦的路面，但下面却是流沙淤泥，脚一踩上去人就往下陷，退得慢了就会被淤泥吞没。战士们解开绑腿系成一条条长绳，一个班或一个排拽着一条绳走。哪个战士陷入泥潭，他身旁的人便连忙用绳往外拉他。我们骑的那几匹马，也多次陷进泥里，均被战士们用绑腿绳索拉出。有时走上百儿八十里也见不到一个村庄，即使有也不过是逃水灾回来的人在村庄原址上搭起的几间茅草棚。有的老百姓还住在树上，树枝上挂着的几件破衣服在秋风中摇曳。幸亏警卫连的战士个个年轻力壮，不然，能否跋涉过这数百里的黄泛区就很难说了。

穿过黄泛区后，我们休息了一下，搞了搞卫生，整顿了军容风纪，然后开进了漯河城区。

当晚，部队宿营在一所旅馆里。刚睡下不久，哨兵便来报告：我们驻地四周有大部队行动。我闻报大吃一惊，连忙披衣起床。这时，警卫连连长来了。他向我敬了个礼，说：“报告参谋长，我们被包围了。”我说：“命令部队保持肃静，没有命令不许开枪，以免发生误会。”

我走到旅馆门口，听到外边有人吆喝：“站住！不许外出！”

我问：“你们是哪一部分？为什么包围我们？”

对方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

“突击军。”

“突击军？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的番号多着呢！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为什么平白无故包围我军？我要找你们的长官讲话。”说着我走出了大门。

一个中级军官迎上前来，说：“兄弟是庞军团长手下，奉命维持市面秩序。请问阁下姓名、职务。”

我说：“敝人是突击军参谋长，姓冯。”

那人一听，急忙立正，说道：“冯参谋长，司令部说你们是一支来历不明的部队，要兄弟将你们包围缴械。兄弟是奉命行事。”

我说：“我要见你们军团长。”

“这……夜深了，怕不方便。”那人迟疑着。

“一定要见。”

“好吧，我去打电话请示。”那军官走了。

刘选三军长也被惊醒了，来到旅馆大门外，关切地握着我的手，叮嘱道：“见到庞炳勋，好好向他解释解释，千万不要谈崩。我这边严加戒备，等你平安归来。”

正说着，那军官回来了，说：“庞军团长有请冯参座。不过，请莫超过三个人，随我前往。”说完弯腰伸手示意。

我带了两个警卫员，骑上战马，随着那个军官和大约一个排的兵走了好长时间，才来到一处公馆的大门前。公馆内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我们在公馆门外下了马，随两个由内迎出的副官进了大门。穿过一处过厅，来到一个灯火明亮的大客厅。门外，一个副官高声报告：

“冯参谋长到。”

一个上校由客厅里迎出，说：“有请。”我向他点了一下头，昂然而入。

庞炳勋大模大样地坐在太师椅上，摆了一下手，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坐。”我坐下。两个警卫员一左一右站在我后面。

庞炳勋慢条斯理地说：“方才下面报告，说有支来历不明的部队闯进了本军防区。不知阁下是哪部分？”

“突击军。”

“哼！据我所知，国民革命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怕是你们自封的吧？”

“不，是军委会少将苑崇谷给的名分。”

“噢，是他！那你们活动于何处？”

“本军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活动。”接下来，我将部队的一些战况向他作了介绍。

“那你们应归一战区管辖，该去洛阳向程司令长官处报到。”

“我们正要去洛阳晋见程司令长官。因交通原因，才绕道贵部防区。”

庞炳勋沉吟了一下，说：“去洛阳也可以，不过部队得留下。”

我说：“部队留下可以。不过，庞军团长必须保证不发生类似今晚的事件，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庞说：“那是自然。”

我辞出时，庞只是欠了欠屁股，喊了句：“送客。”

回到旅馆时，包围我们的部队已撤走。我向刘选三军长汇报了见庞炳勋的经过。我们决定，将警卫连留在漯河，刘军长和我带几名警卫员，押着两名日俘直奔洛阳。我们向警卫连连长交代了注意事项后就出发了。

我们一路上快马加鞭，走了两三天便到达洛

阳。找了家旅馆住下后，我就带警卫员去战区长官部联络处报到，请求程长官召见。

联络处的两个少校军官接待了我。闻听我们还带有日俘，他们便从里边请出了一位上校军官。我向他谈了突击军的情况，并提出三点：

（1）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突击军给予正式番号，对官长加委；（2）应对我军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接济粮饷、弹药；（3）将日军战俘献上，以示证明。

那位上校比较客气，说：“冯参谋长的报告使卑职深受感动。想不到在豫东还有这么一支忠勇之师。不过，你们突击军之事，我们一是要向重庆报告，二也要向豫东方面核实。这样一来二去。恐怕要耐心等一段时间。”我说：“既然如此，我有两条意见：一是由长官部向漯河庞炳勋部打招呼，令其不得动我军部警卫连；二是对两名日俘立即接收，以免发生意外。”那位上校连连答应，让我们稍候，便进去汇报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该上校出来，客客气气地说：“冯参座，你所讲的情况我已如实向上峰作了报告。程长官已令军务处向庞军团长打招呼，并派员去接收日俘。其余的事我们抓紧办。”说罢，派人跟我们到旅馆办理了日俘交接手续。

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我和刘选三军长三番五次去长官部联络处，催他们加快进度。联络处的官员都和我们混熟了，一见面就说：“哟，又来催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慌什么？”我们说：“部队留在豫东和漯河，情况千变万化，实在放心不下。”他们说：“好事多磨，你们耐心等一等嘛！”

大约等了半月之久，一天下午，长官部联络处一名军官驱车到我们下榻的旅馆，眉飞色舞地